

目錄

自序……………9

一、春溫筆端

表姑白舟……………12

做夢的人遠去了……………19

拒絕平庸，追求卓越——懷念老同學駱惠南……………23

祖母……………29

庭院裏的生靈……………38

桃花依舊笑春風——莊士敦道生活點滴……………44

此曲只應天上有	52
庶民的狂歡——故鄉風物誌	58
一間醫院的滄桑——故鄉風物誌	64
歷劫無恙的觀音殿——故鄉風物誌	72
天下無橋長此橋——故鄉風物誌	78
我的母校我的知識搖籃——故鄉風物誌	82
「偷聽敵台」的那些往事	89
人緣與書緣	95
逝影留心——一些老照片勾起的回憶	103

二、心事浩茫

電影是生命的第二場域	112
光影風華——一個時代的美麗與哀愁	118
硬漢與小鮮肉	126
《老炮兒》中的三個密碼	131
蕭條異代不同時——也談《黃金時代》	136
做王后或做自己	141
雜說胡蘭成	148
建築是城市的面孔	157
筆下萬象，心底千秋——全球水墨畫大展觀後	162
英雄與時勢互為表裏	167
歷史的蝴蝶效應——張作霖二三事	172
胡適與千家駒	178
人心齊世道移	183
態度決定命運——善惡在一念之間	187
台灣的通姦罪有點荒唐	193
魯迅活到今天，莫非也要判刑	199

不要讓網絡狂躁症毒害自己	203
生命隨想	208
時間隨想	212
激情隨想	218
知青三十年祭	224
四十年來家國	230

三、於無聲處

時也命也，學者思者——讀《余英時回憶錄》	238
成功是對痛苦的報復	244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讀《夏志清論中國文學》	248
誤入革命——讀夏濟安著《黑暗的閘門》	254
董橋《讀胡適》，我讀董橋	262

小團圓大悲劇	268
人世的悲憫 自我的救贖——讀白先勇兩篇小說	280
風生水起的文字精靈——讀黃永玉《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	287
汪曾祺的「清明上河圖」	294
汪曾祺寫人出神入化	300
「莊嚴回歸」與「生鏽拆毀」——讀黃碧雲長篇小說《微喜重行》	306
曠宇長宙唯求一我——《傅雷別傳》讀後	310
國破山河在，情深草木春——讀蔣碧微《我與道藩》	318
狂瀾既倒，老成何以謀國？——讀梁啟超《李鴻章傳》	324
君有所忌 臣有所恃——讀《萬曆十五年》的一個角度	330
讀一點明代小品文	338
基辛格的風流韻事	344
做大生意的大外交家——基辛格離開白宮後的日子	351

自序

多年寫散文，只出版過《自得集》（香江出版社）和《心版圖》（天地圖書），這本《一枝草一點露》是第三本，算起來，真是懶惰，也很慚愧。

寫得少，固然是長年為他人做嫁衣裳，另外也用了不少精神和時間寫專欄。專欄也不是不用心，但多數有時間性，也嫌零碎，不值得浪費那麼多精神去整理，又要浪費那麼多紙張去印出來，總之就由它去了。

眼下這一批，可能是二十年心事的概覽，有的是生命感性的記錄，有的是讀書和思考的心得，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就當是個人生命的點滴拾掇，讓自己覺得，至少這些過去的日子還有點意思。

生命的實質是自我的實現，你是怎樣一個人，你把這個人做足就可以了。你可能資質一般，但夠努力，也可能天份過人，可惜又太懶；你做的事不幸與自己的志向相去十萬八千里，怎麼做都不對勁；你可能一直從事很喜歡的工作，但偏偏左右碰壁。命運是你一生所有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總和，你繞不過你命中所有的因與緣。

我也是這樣過來了，不得不屈從於那些不可知的意旨。你有時根本不知道它們在哪裏，有時知道了也拿它們沒辦法，你只是把每天都活得好一點，用點力氣去活，然後活成甚麼樣就是甚麼樣，你也拿自己沒辦法。

幸而心思還是永遠起伏着的，有生命的一天，思潮就不止。有時來得洶湧，有時波瀾不興，你也只是順着那些思潮，隨時撿拾一點，盡可能留下一些甚麼，那些甚麼後來就沉澱下來，變成你心裏比較堅硬的東西，你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虛浮。

老家有句俗語，叫做「一枝草一點露」，意思大概是，再卑微的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機會，也有自己的生存價值。就像每枝草生出來，都應份有草尖上一點露，那點露水滋養它，它就長起來。有草就有露，大自然的恩賜是公平的，一枝小草披風沐雨，長長長，長成自己。

一、春溫筆端

表姑白舟

因為工作的關係，多年來我也接觸過一些美麗的女性，有的甚至是天下聞名的巨星，我每每平視她們，不覺得虛怯，因為在我心目中，天下最美麗的女性，不是她們，而是我的表姑白舟。

表姑姓俞，學名白舟，她的小名類似「彼」字的發音，我們叫她「阿彼姑」。她母親我叫姑婆，是我祖父的妹妹。在我們小鎮上，不同姓氏的人家互相嫁娶，遠親近戚，幾乎雞犬相聞，我到表姑家，也只是五分鐘路程。

我姑婆丈俞貴元，解放前是安海養正中學的校長，也算地方上的名流。姑婆和姑婆丈養育五男二女，男的都相貌堂堂，女的又都清純美麗，表姑在一個深蘊文化藝術氛圍的家庭中長大，自小就喜歡唱歌跳舞。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政治氣氛還沒有那麼肅殺，地方上的文化活動相對活潑。表姑白舟是鎮上文藝表演隊的活躍分子，人長得漂亮，又能歌善舞，往往重頭戲都是她擔綱。

我有一次看她表演傳統小歌劇《桃花搭渡》，滿戲院黑壓壓的觀眾，都把生活中的愁苦丟在外面的寒夜裏，人人雀躍着期待一個溫情故事暖心腸。

故事很簡單，一個小村女心急去赴情郎的約會，偏偏來到渡口，卻碰上不解風情的艄公。艄公故意留難，推三托四，硬是不肯解纜。小村女百般哀求、心急難耐的種種情狀，與老艄公老神在在調笑解悶的怠慢之間，形成一種談諧的戲劇衝突。

表姑白舟作村女打扮，嬌俏可人，與老艄公一來一回鬥嘴，一時哀求一時又撒嬌，一時唸白一時又演唱，把一個戀愛中的小女子豐富的內心，表現得維妙維肖。等到了上船，艄公偏往風急浪高處走，小舟起伏顛簸，表姑白舟以她的舞蹈身段，又將在風浪中驚險狼狽的情狀刻劃得活靈活現。

滿戲院爆笑聲中，內心隱秘的牽動着，感覺自己有一種異樣的優越感，因為台上那個滿場遊走、眉目傳情的村女，正是我的表姑。

表姑家是閩南典型的「兩房看廳」格局，石板鋪就的院子邊，夏天會種絲瓜和葫蘆瓜等攀爬植物，肥肥的綠葉把一個院子罩得濃蔭匝地。表姑的二哥志文表叔，也有一副好嗓子，我們時常能聽到他們的歌聲此起彼伏在屋裏繚繞，有時像在吊嗓子，有時卻有如神思遊走的吟哦——那真是一些好日子，時光悠閒，人任性而安逸，未來模糊不分明，一顆心

長久地怔忡着。

表姑白舟的美，好像不屬於我們那個古老沉悶的小鎮。她身材高挑，容長臉，兩隻眼睛深邃而清亮，鼻子驕傲地筆挺着，笑起來眉眼彎彎。在那些以粗賤為時尚的年代，表姑白舟特立獨行地打扮自己，夏天她有時會穿一條薄料的素黑上衣，無領無袖，碩長的脖子托起一張笑吟吟的臉顧盼自如。表姑穿一條熨得筆挺的杏色長褲，走在我家鄉幾百年的石板路上，就好像那些石板都是琴鍵，她充滿彈性的步履走過，一條長長的巷子盡是美妙的琴音。

以我姑婆丈那種古板的老派人，怎麼可以容忍表姑肆意展示自己的青春？那我就知道了，只知道姑婆丈一直反對她拋頭露臉去表演歌舞，家中長時間為這件事煩惱着。在一個革命至上的時代，外面是清教徒式的社會習俗，裏面是老父親管教的威嚴，表姑白舟為爭取一點享受青春之美的自由，夜來內心掙扎，白日裏又鼓起勇氣昂然出入。

因為姑婆丈的歷史問題，表姑白舟沒有升高中，只能去福建機電學校讀中專，在她畢業前後的日子，她的婚事慢慢提到親友間的議事日程上。先是有一個遠在香港的親戚來提親，但嫁到外面，又多一層複雜的社會關係，這件事因為姑婆丈的反對就無疾而終了。後來有一次，我母親帶她到福州去，似乎去和某個僑領的孩子相親，但不知甚麼原因，後來

也沒有下文。

那是表姑白舟最美好的日子，青春像關不住的小鳥，未來有無限可能性，相親不成只是小事，她面前還有數不盡的好機會。這次福州之行留下一張照片，在照片裏，她用一條長圍巾將自己的頭部從上到下包起來，只露出一張臉對着鏡頭，她清亮的眸子閃閃生輝，若有若無的笑裏充滿對人間的好奇和善意。我母親說，她們在福州大街上走，總有不同年紀的男人對表姑投來驚異的目光。

我不知道在她們家那幢古老的宅院裏，蟲聲唧唧的夏夜，羅衾不耐五更寒的冬晨，表姑白舟在朦朧夢醒之間，可曾對自己未來的歸宿有過甚麼樣的想像。人生像一道深奧的謎，謎面大家都懂，但謎底沒有人猜得到。

表姑白舟畢業後分配到福建省建陽地區一個電機廠做技術員，那個廠是從上海搬下來的，廠裏有一些上海來的技術人員，表姑後來和一個上海籍的男人談戀愛，也就順理成章成了他的妻子。

那男人個子也高，一張白淨的臉，臉上常掛着笑容，笑起來還有淺淺的酒窩。表姑結婚後常帶着夫婿回老家探親，我們也就時常見到這個上海姑爺。不知為甚麼，我總覺得他那種逢人點頭諂笑的習慣太小家子氣，他那麼和氣乖順的樣子，又好像缺少男人應有的擔

待。不管如何，他真是一個幸運的男人。

建陽對我們來說，真是窮鄉僻壤的山溝，表姑回家來穿着粗布衣服，灰灰藍藍的不成式樣，她的話少了，笑起來總有些許保留，但在親戚間走動，她永遠是那種毫無機心的善意。我結婚後有了一個男孩，表姑每次回老家，總會帶一盒巧克力來，討孩子的歡心。那些年我下鄉插隊，後來安排了工作，常年在外奔波，我與表姑總是錯過見面的機會。

因為沒生孩子，表姑抱養了一個山區農民的女兒，聽說直接就從醫院裏領養了，像小貓一樣軟綿綿地抱回老家，本來想寄養在姑婆家裏的，後來不知甚麼原因，又抱回去了。七十年代末我來了香港，聽說她和上海丈夫也申請調動工作回了老家，表姑在通用機器廠做技術員，她丈夫去了日用品廠。改革開放後，上海姑爺承包了日用品廠來經營，起先還有聲有色，慢慢就支撐不住，廠子倒閉了，他只好到親戚的廠裏去打一份工。

大概九十年代中，突然聽說表姑白舟患了帕金森病，我們都大吃一驚，不相信這種磨人的病，會生在美麗的表姑身上。她慢慢地毫無辦法地失去行動和說話的能力，那種漫長的一點一滴的生命力的流逝，使我的表姑活在幾乎沒有盡頭的苦難裏。我常覺得心痛，想像她的美麗一點點地剝蝕，她的哀告和呻吟噎在心裏，她每天坐在家裏，呆呆看陽光進來，陽光退去，生命空洞不實在，而人間開始與她沒有關連。我生怕再見到她，我怕見到

一個容顏枯樵、雞皮鶴髮的表姑。

我最後一次見到表姑，應該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我和太太回鄉探親，大年初一早上，我們去給姑婆拜年。滿屋子都是姑婆的家人，意外的看見表姑坐在角落裏，旁邊有人把她扶起來，她離遠了對我笑着。我趨前握她的手，她的手沒有血色，綿軟無力，但她那張臉，卻還是那樣美麗，皮膚細白，笑容淺淺，彷彿帕金森病讓她的生命停止了，而她也因此沒有老去。

旁邊一個少婦抱着孩子，姑婆說那是表姑女兒，表姑已經做外婆了，可是她也許並不知道。

歲月匆匆，表姑的病慢慢沉重，而她的上海姑爺也慢慢不安份。家有病妻，這上海男人卻白天黑夜在外面鬼混，胡吃海喝，唱K跳舞，徹夜不歸家。我母親有一次回老家，偶感風寒去醫院看醫生，就在門診部碰到這個上海姑爺，他陪着一個紅衣女子也在那裏，見到我母親，尷尬地打招呼，心裏有虧不敢久留，匆匆帶着年輕女人溜掉了。

表姑甚麼時候離世，我也都不知道了，多年下來，故鄉日疏，親戚星散，偶爾有人來問起，人家也都目光空茫。在她最後的日子裏，有沒有人好好照料她，給她起碼的溫暖，讓她對這個辜負了她的人世，有一星半點留戀，那也是一個永遠的謎了。

很早以前，我看過一張舊照，表姑和她的兩個哥哥兩個弟弟站成一排（最小的兩個妹妹還沒有出世），好像樓梯級一樣排列。她那些兄弟，如不是淘氣地笑，就是一本正經地板着臉，唯有表姑白舟，張着兩隻小鹿一樣驚惶的大眼睛，望向鏡頭後很遠的地方，莫非在那時，她潛意識裏，已經看到自己的一生？

人世如長河，波濤洶湧，沒有人知道自己將去到甚麼地方，將在哪裏登岸，或將在哪裏落水。表姑白舟就像《桃花搭渡》裏那條小船，在驚濤駭浪間出沒，顛簸傾側，毫無自主地被時代洪流裹脅，時至今日，她的美麗也沒有人記得了。

魯迅說：悲劇是把人世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真是對悲劇最精闢的定義。

做夢的人遠去了

上班途中，朋友來電話說：羅老總走了。

去年到他家裏探望，他坐在沙發上聽我們說話，頭一直低下去，好像已經沒有力氣支撐自己的腦袋。他腦袋裏裝載太多沉重的東西，年老力衰，終於撐不住了——那時我們都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晶報》做校對，業餘投稿給《新晚報》，後來經馮偉才介紹，到《新晚報》協助編「風華」思想理論版、「星海」文學版和讀書版。雖然是羅老總的部下，但遠遠見他走進走出，高不可攀，與他沒有任何交涉。有時見他看報寫稿，苦着一張臉，有時看他伏在寫字桌上假寐。《新晚報》與《大公報》共用辦公室，羅老總自己也沒有獨立房間，坐在大堂裏辦公。外人不知道，就在那侷促的空間，他導演了新派武俠小說一場大戲。

我剛進《新晚報》兩個多月，羅老總突然下落不明，報館氣氛壓抑，流言四起，有一